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掉头回望

清明时节，老歌低回。

陈建功老师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，回忆扬州籍的台湾作家周啸虹，一个隐于虚空的面影忽然被文字照亮。

“生命要向前看，却要向后才能理解。”

普鲁斯特早就提醒我们“别太快”，那样只能活出一个“生活梗概”。

现代人过日子老在急切追赶，追来追去，倒把来路忘了。

回望，赋予人另一种视野。

“军旅三剑客”之一的周涛，关注人类放眼望去的辽阔——摄影是寻找心灵对应物的“精神探险”。

人终究只是大地的子民，生命在这辽阔中显得宁静。

去路，因回望伸展得更幽远。

本期的“陈年旧事”，是勾留远行人的一份念想。

“阅读札记”，也是“回头看一眼”——让我们从《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》中，“听一听这来自二十世纪俄罗斯旷野中一位幸存者的呼号。”

《行者》为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（4个版）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:xdkb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，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影像



藏灵
摄/汤一民

《藏灵》获2013年佳能感动中国摄影大赛唯一金奖

谈摄影

文/周涛

摄影是干什么？——捕风捉影嘛！捕什么风？风光的风；捉什么影？万物之影。所谓摄影，就是在大千世界中寻找对应物。

照相机已经普及，快门谁都会按，所以摄影家要有超出常人的视野、视角和表现力，摄影的成功往往在于——突破常规。虽然一切艺术的成功都在于突破常规，但摄影更要，因为摄影没有别的途径。

如果画家还可以用技巧遮挡，那么摄影无险可守，是空手道，是直接面对的近距离搏击。而且，不管你准备了多长时间，搏击过程只有几分之一秒。

不要做大自然脚下可怜的奴仆。山脉、河流、森林、湖泊、大漠、戈壁、草原、冰川

……它们以自身的庞大和辽阔反衬出人的渺小。但人是唯一有精神和思想的，是人赋予它们千姿百态的美感。你是这些无言世界的代言人，所以你不是奴仆，而是主人。

中国的山水画体现的是什么呢？

我认为体现了千年以来的遁世思想。山水画里消失的是人，变渺小的也是人，人不仅匍匐于皇权之下，也跪拜在自然面前，人可有可无，人眉目不清。

但是西方艺术里很早就确立了人的地位，人的生命——肉体 and 思想，人的活动——历史和现实，始终占据画面主轴位置。仅仅从美术方面，就能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区别。

你寻找什么对应物，就是

在表达什么思想。拍什么是一种对应，怎么拍是更深一层对应。永远不要把摄影看成是一种技巧和经验，摄影是一种探险——是寻找心灵对应物时的现实和精神的探险。表现美从来都是一种探险，因为真美不是现成的、公认的，它需要被发现。

新疆，可以说是摄影者的乐园，山河壮美，地貌丰富，民族众多，面型各异，风俗独特，文化交汇，从哈萨克毡房到艾提尔礼拜寺，从塔吉克石屋到麦盖提刀郎……人间烟火气是非常浓郁非常有味的，各民族的生活是非常有活力有气场的，摄影和美术大有用武之地！

摄影家，去捕风捉影吧！■

水墨之魂

文/傅益瑶

大家平时拿铅笔、钢笔写字，觉得笔很硬，在纸上很好写。可如果用拿铅笔、钢笔的办法来握毛笔的话，根本没法用。毛笔这么长、这么粗，里面充满了墨水，如果你的笔不灵动，写出来的就是一个死墨团子。

在会用毛笔的人手下，这支笔就神了，就像有魔法一样。无论是画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线条，还是很粗的线条，都可以一笔全部转换过来。黄山谷的字、顾恺之的画，都是一条线条，就有把天下宇宙都包容进去的力量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因为中国水墨的线条不是单纯的几何上的线，它里面包含着肉、血、骨，还有意和魂。肉是什么？如果这条线很干

枯，就没有肉了；意是什么？是指线条要和内心的感受同步，如果挥笔的人不动脑筋，他笔下的线条就没有意；骨是什么？是用笔的力度；血是什么？笔画下来，里面墨汁的流动，就是笔里的血；魂又是什么？你看八大山人画一只水鸟站在石头上，石头只有简单的几笔，但石头充满了斗志。你再看来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《挣扎的奴隶》，灵魂都要迸发出来的那种感受，跟八大山人画的石头是异曲同工，这就是魂。

日本人对中国的水墨画也接触了上千年，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执著的把握，就慢慢产生了一些误解。比如我们说“墨分五色”。日本一个书法

家跟我说：“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‘墨分五色’。”他怎么分呢？拿五个盘子，把墨多加点水，每个盘子颜色都不一样。他说：“我画竹子用这个盘子，画花鸟用那个盘子，所以我的墨是‘五色’。”我觉得他是“误入歧途”，真的很难自拔。“五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“五”，是天下五行，天下万物所存在的概念。我们讲“天地是五行”，五行相生相克。食有五味，看有五色，听有五音。这个“五”，就包括了全部。这个全部，是生命的全部。只要你的笔能画出生命来，就说明你的笔下有“五色”。这个“五色”绝对不是颜色的不同，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一笔里透出生命。■

一本历书中的苏州

文/柏桦

依然是一道冬日下午的阳光斜照入室内，我正埋首于一本偶得的关于苏州的黄历，其中大量极为奇特的话语吸引了我。一行行从未见过的词语（组合），几乎是异想天开又证据确凿的民俗（意义），真是太新鲜了，新鲜得我情不自禁地动手抄写它那自在不变的活力。

我虽然没有去过苏州，但一本黄历却创造并记录了我梦中的苏州。汉语在现当代思想光辉照不到的地方，在一本发黄的旧历书中保持了它潜伏的强盛不衰的精神繁殖力。《苏州记事一年》从黄历中缓缓地步出，来到我溢满诗意的冬日居室：

正月初一，岁朝
农民晨起看水
开门，放爆竹三声

继续晨，幼辈叩头
邻里贺年
农民忙于自己

初五，财神的生日
农民迎接不暇
采购布匹

十五，悬灶灯于厨下
连续五夜
挂起树火，大张灯市
山水，人物不见天日
妇女为去病过三座石桥
民众击乐，鼓励节日

……

墙

文/胡弦

一堵墙出现，带着黯淡的雨痕。几乎没有暖意。

它知道，它已在多数人视线之外。

让我记起，一个老家的人也曾来这城里找我，到处打听我的住址。

（他年轻时的模样依稀浮现）

而在遥远的地方，一堵墙已不再被需要。拆了。必须借助描述才能重新出现。

……蔷薇繁密的触丝晃动，阴影下

墙伸展着，像一段冥想。

——它有了某种意识，提前

预感到了那回忆它的人将会赋予它的风声和悲伤。

——终于摒弃了声音，它伫立在

对一个虚无世界的倾听中。